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portrait of Endo Shunpei, a 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slight smile, wearing a dark jacket. The background is a complex composition of abstract, textured patterns in shades of brown and orange. To the left of the portrait is a vertical band with a dense, leaf-like pattern. To the right is a vertical band with a swirling, cloud-like pattern. The title '端木蕻良文集 4' is printed vertically in large, bold, whit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Below the portrait, the author's name '端木蕻良 著' and the publisher '北京出版社' are printed in white.

端木蕻良文集 4

端木蕻良 著 北京出版社

端木蕻良文集4



端木蕻良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端木蕻良文集 第4卷/端木蕻良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ISBN 7-200-03418-5

I. 端… II. 端… III. ①端木蕻良-选集②小说-中国-当代-选集③报告文学-中国-当代-选集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473 号

端木蕻良文集

第四卷

DUANMUHONGLIANGWENJI

端木蕻良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411000字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00-03418-5
I·524 定价:28.00元(精)



1960年6月5日端木蕻良和钟耀群结婚照，离京前摄于中国照相馆



1953年摄于北京，后排：何颉华、叶均；中排：端木蕻良、吴世越、茅迪芳、周济、陈叔瞻；前排：傅鸿笑、沈云



1962年在昆明的端木蕻良和女儿钟燕

蜜

端木蕻良

初夏时光，锦屏山下，枣花盛闹。金枣乡
远近都是枣花气息，一片甜香，沁人肺腑。

每当花闹，白胡子大爷便在枣树底下穿来
穿去。花气引来各色各样的小虫，乱腾腾地聚
成一片。但是，独独没有一只蜜蜂。将近十年
了，却没有蜜蜂到这儿来采蜜。每年春天，胡
大爷抖动着长胡子，从村西头到村东头，去找
觅它们，但他的老朋友可是从未见来。

每过一春，村里的枣树就更多了，花闹得
也更盛。他就越相仪蜜蜂回来。他知道，这样
金子似的一片枣花蜜，它们怎会不眠不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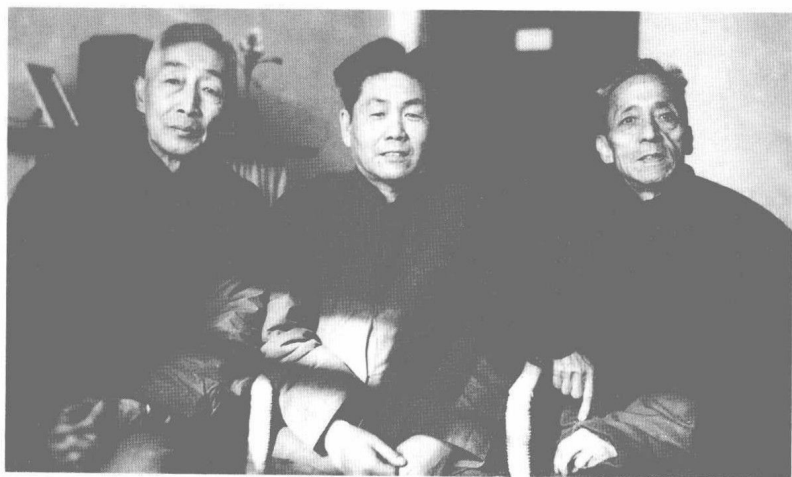
但是，春天一个一个地过去了，枣花开时，
树梢一片闹洋洋的，有花大姐，有天牛，有小



1950 年的端木蕻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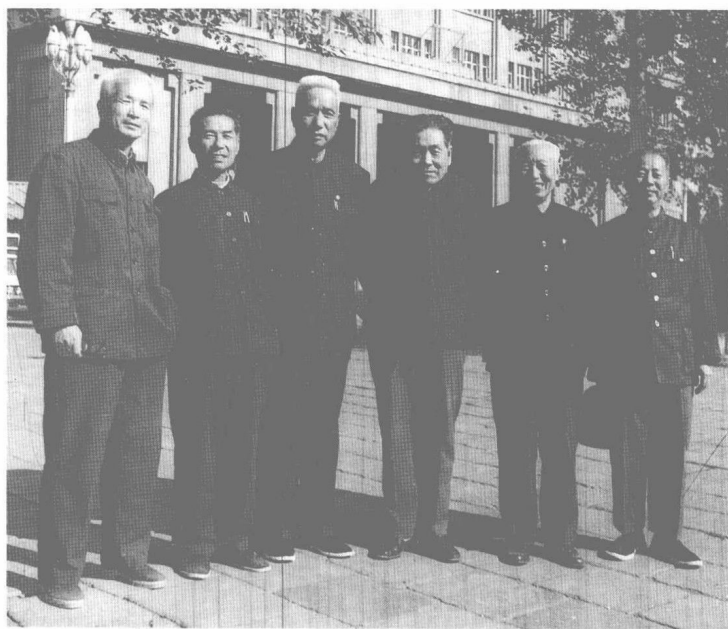
1949 年冬，端木蕻良在南苑土改工作队



1978 年王亚平、方殷来访



1978年端木蕻良一家和二哥曹汉奇父子于陶然亭合影



从左至右：黎丁、单复、王西彦、端木蕻良、许杰、荒烟

目 录

饥饿	(1)
海上	(15)
前夜	(25)
红夜	(41)
复活	(57)
夏夜	(73)
门房	(93)
狱中记	(113)
朱刀子	(129)
海港复仇记	(139)
蔡庄子	(158)
握手	(171)
钟	(179)
白老虎连	(199)
刘介梅	(210)
钢铁战士	(279)
独臂英雄	(304)
蜜	(308)
红河涨满了春潮	(325)
粉碎	(336)
护秋	(352)

钢铁的凯歌.....	(373)
------------	-------

饥 饿

先生：

容许我这个丢失了灵魂的灵魂来给你写这封你所不需要的信，想给你写信，确实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我的心里鼓动着一种热烈的悸痛，我必须写信给你不可。我常常在你的文章上看见你的一切，我能闭着眼睛看见你的一举一动。我能看见你的苦恼惟有你才有的和你的欢喜，（那也是惟有你才有的呀！），我能看见你的音容笑貌、眼睛、身段，这一切是你的，绝不会为别人所有。甚至你看到了我这封信，你对于我把取的讽刺的姿态。先生你对于我是太熟习了，熟习的像是我不是在和你写信而是对面你讲话一样。也许在你，你从来没有追随过一个人，所以（请你原谅我！）你没有这种经验。现在请你容许我告诉你，就是我自己对于你比你自已还熟习。

先生（请你原谅我），我对于你我是一个行止的追踪者。你走到那里的消息，都没有能瞒过我。先生，自从你的第一篇文章“旷野”被我看到之后，我就如一个邮票蒐集者似的，我追踪着来看你的文章。而先生（请你要原谅我）啊，而我是你思想的告密者，我是那样追踪你的文章呵，即使在字里行间你有什么隐晦的语言，我都能用特殊的敏感来发掘出来。也许这些话非你所有的，也许你压根儿不承认。但是，先生，我以为这些话是你的，非是你的不可，为什么，我看旁人的文章，我

看不出这样的思想，想不起这样的话来呢？我要求你必须给我这种权利，你得承认，有许多作家他说了别人的心里话，而他自己还没有晓得，有一个人说得好，他说一个作家的真正才能，就是将别人笔下所无，写人人心中所有。你写出了我的心中所有的，这样，你就给予了我一种权利了。就如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正在庄庄严严的立在那儿装出一种高贵的样子，而你对众宣称，说我昨天曾经偷了人家的一串珠链一样。这样，也许我真的偷了人家的珠链，被你看见了，也许我没有偷而你也沒有看见，你弄错了，你看错了一个别人。但是总而言之，你是牵扯到我了，我就有一分权利和你纠缠不清。

世界上还没有一道法律来禁止读者和作家直接通信。希特拉驱逐了曼，杀死了托勒，但还没有想起这条更好的法律，使他们的心灵不许和别人通信。先生，我是这样的欢喜，在今天我能把我的心打上了邮戳寄上给你，先生，也许明天有一个意外，我会死掉，也许明天我觉得我自己的事已经办完了，我突然会发现了自杀的有趣。但是，那些我都不计较了，那些对我都没有价值了。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件我心愿的事。想想看还在这个世界里，有谁能做到他一生想做而居然能做得出的一件心愿的事呢。而我能做到了，难道连这盈喜欢也不许我有不成？我是一个动物，我自然会引引起一种生理的心理状态，这不需要什么解释的，就如我和你写这封信一样。先生，（请你原谅我）这是一种权利——我真感谢上帝，在自然的伟大的法则里，我们是享尽了多少权利呢？我常常想这是因为有阳光，才会有我们人类的眼睛呢？还是有了人类的眼睛之后，才有了阳光呢？自然在动物学的法则上是因为有了阳光才能有了人类的眼睛。在深海里的鱼，它们就因为失去了光线而也就消失了眼睛。但是，我以为人类有了眼睛才发现了太阳，就如神首先发明了火，而人类又用火来燃了神的殿堂一样。火是操在人的手中

了，正和这理由一样，太阳是存在我们的眼中。这样，我们的眼睛就有了一种权利了。

先生也许看到这里，你会顾虑到我扯得太远，且如说，我有嘴唇，我就有权利和你说话一样。请你不要那样推断，但是，也仍然请你原谅，就是你的猜想也的确对了。假如说我有这种权利，我也一点儿不觉得过分。就如我写这封信我一点都不觉得失礼，我自然是看过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来信”那种书，我自然也看过包以尔的《大饥饿》那样的书。我对于我自己的意识的和非意识的分析我自信这非常清楚，我不否认一切，我宁愿承认一切。我也有充分的勇气，但是请你不要害怕，我不会烧灼你的殿堂。我并不希望人类和我一样熔掉。我不愿人家来同意我而享受一个乐趣。先生，我知道你有一种大悲恻心。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奢望，当然我也不会因为遵守一种谦卑而忍受痛苦，假若是那样，先生，我就永远不会给你写信了。先生，我可以不告诉你我的心情的呀，假如我明天不寄出这信，先生，你便不会知道，有一个陌生的女人深夜在这里给你写这样一封讨厌人的信了，你能够看到这封信，就能证明我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了。那么我写这封信给你，我的理由完全是为了饥饿，我的谦卑也许没有斯拉夫人那样彻底，我的饥饿却比他们所有的还真实。为了填满我的饥饿，我写了这封寄给你的信，我每一笔画落在纸上，我就感到一分饱暖。先生，当我把这封信写完之后，我的饥饿的告别式就算完成了，我已经不再是饥饿的了。

先生，我怎样告诉你我的欣喜呀，我请求你，运用你最敏锐的想像，来想象我的喜悦吧，一个皮球因为跳得过高而爆炸，一个玻璃盅因为过热而炸裂，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后悔的话，先生，我是多么快乐呀！

我是一个江南地主的女儿，你到过我们的家里，你看过我

们园林的红叶，记得这些东西就唤起了你对于江南秋天的缱绻。我就是在那些地方长大的，自然，那儿有过多的船和过多的竹子，使你看到不爽快觉得琐碎，或者更放肆点儿说，使你讨厌，但是我确实是看了那些东西而长大的。我长得懂事了一点儿，我就走进了一种都市生活。高中以前的生活差不多是糜烂的。都市的诱惑吮吸着我，我差不多每天和朋友在汽车里过生活。我们到野外去，把车子开过了速度，然后把血液也开过了速度。我那时才十七岁，我什么都干，我今天理了这个朋友，明天又理了那个朋友。天天收集他们的信，这个说我心碎了，那个又说是自杀了。当然跑不出那一套，我看了，在床上，打着滚儿笑，一种幼稚的堕落侵入我的骨髓。假使没有伟大的抗战到来（请你相信我不是胡扯，我并不喜欢用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被那些八股文学家给糟蹋了，他们用不惮烦的抄写使这几个字，每在我表现一种庄严的感情时，我就想越过它去不用，因为他们用墨渍染污了它的光彩），我会堕落到不能想象的地步。那时我的父亲正在上海经营一种毛织工厂，我的生活非常优裕。我除了看好莱坞的电影，同时我还是一个打篮球的明星。我的朋友和我怎样胡闹？使我现在不愿再去追想。

先生，我请你能容忍我的惭愧，不再盘问我吧！先生，请你不要盘问我，我现在想起来还要战栗，我没有方法不说它也是生活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生命就在那些糊涂的日子里打发走了。但是，先生，抗战起来之后，我父亲的毛织工厂因为原料来不了，便不能开下去了，于是就改成麻包公司。那生意也真好，因为一方有运私米的商人要买，另外的又有军队要用。而且上海沦陷之后，我父亲还是照样开厂。天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我一气，便一个人宣布和他断绝关系，我走出来了，我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到后方，虽然考取了大学，但我仍然不能改过我的一切。那种生活依然不能夺取我过去的颓废

和烦闷。起初是困于人生问题的不能解决，曾经愚蠢的写信给一位大学教授请教，失望了，自己便不想活，可是又不想死。那时候，真奇怪，敌机在头上飞翔，投弹，我却安然的静着心在病室里翻读《红楼梦》。这场病是胃病、脑病，彻夜不眠的神经衰弱。医生和旁人说，是必死无疑。可是更奇怪，我却活了，而且好得很快。原因是那位柏林大学医学博士说是“命运”。可是我自己知道，那是我同病室的一个同学的死刺激了我——“他天天想活，恨着病，而结果是死了！”在人家想活而不得，而自己却无意于生，可是却就不死，于是就活了起来。

自然，像这样的慢性自杀的愚蠢举动，也有其发生的原因，那就是自己过去较佳的家庭环境有以促成。人睡醒了，照例，会什么都明白的，会痛快的干的。可是，谁知道过去的愚蠢，都也不能阻止重新活转来的苦闷，记得鲁迅先生用他无比的智慧嘲笑了庄子，庄子随便的把一个骷髅复活的使它成为一个人，可是却不给他裤子。使他到处去找警察，我无意中活转下来，我自然又要对生命负责。除了我要负责喂养它之外，我还得分出一部分的心思来管理它。这就又引起了对于生命的问题，我对什么都怀疑，我自己是否在活着，也成为问题，并且我是已经死了，我是躲在一边欣赏着我自己的死吧。

先生，等我活过来又背负生命的担子之后，我才真正的感到，我并没有在活呀，不过是在慢慢的死僵了，就像簷面上的水滴一样，是一点一滴的，瓦面上不会存沾多少积水的，我的生命也不会有多长，我记得有一个法国作家写过一篇东西，说是一个旅行的人，只身在大沙漠里，遇见了飓风，沙在他身子的四边旋转着，一寸一寸的沙堆起来，堆过他的膝，堆到他的腹部，堆到他的胸部，一直快到他的头顶上，他的胸部呼吸已经感到窒息，他的身体已经截瘫，可是他的意识还是清楚的。

因为他是一个健康人，而且更要紧的，是他连一点儿死的准备也没有，他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理由去死，可是死和沙漠里的沙一样，一寸一寸的落在他的面前。沙是时间的尺，上古的人就知道了。人要死在沙里，不管是凯撒，或是莎莉。人是多么可怜。蚂蚁生在人类前至少要有若干万年。可是人类还要模仿那遥远的祖先。沙到他的喉咙了，沙一粒一粒的长起来，那旅行者，意识是多么清楚，他知道自己面前一点生物都没有，他知道明天太阳晒在沙上的时候，他的血肉会慢慢的溶解。他知道今天的沙丘，明天又要吹开去，明天他看见阳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堆白骨。他知道这一切，可是沙管住了他，不许他逃出沙的流，他不大信任命运，他受过现代化科学的洗礼，而且他也许读过了很多沙漠改变成为沃土的书。但是沙是那样机械的落下来，风吹过来的时候，沙就落下来，而且越落越厚，他是必死无疑了，但他连喊都不想喊一声，因为他神志清楚，他知道动作和叫喊都没有用。

先生，我面对着也是这样的死，我的沙还没有他的那样白净可爱，先生，它是带着一种恶臭和腥膻，它往社会的每个角落飞来，它带着绒毛的吸脚似的，它往每个角落里吸收来肮脏的细菌和脓疽的尘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不干净的，所以那沙也是不干净的，它落下来纷纷的，机械的，有规律的，贴在我的身上、脸上、肢体上，因为它肮脏，所以它还有一种腐败的粘性。就如滚上涂胶的树叶的老虎一样，它越咆哮越滚动，那胶也就涂得越厚越浓。

先生，我有一种极大的渴望迫害着我，它使我的一切失去了节奏，我不能理解这渴望是什么，物质的生活我已经能够满足，虽然我的愿望当然不止这个，顺着我的欲望来发展，我当然会要求更强烈的物质生活，“骄傲是我的大缺点，一种夸大的自尊心，毫无理智的，我的野心那么强烈，如果我获得在光

荣和德性（我所爱好的）中选择其一，我确信我将选择前者。”但是先生，我当然还要诉说，我的饥饿在这个阶段不是物质的，而且我也拥有了爱情，我不是有了爱情了吗？我的爱情向任何人骄傲都是毫无愧色的，我的对手多是许多的女人想追求而永远不能得到的。先生，假设我没有一点儿判断力，先生，我得承认这或者由于一种空虚，一种无比的空虚，它像是一种纠缠，又像是一种压迫，使我感到窒息和厌恶。因为空虚，我追求的都是形式的，都是什么都没有装的空蛋壳，有许多小孩子在游戏的当儿，会发现了空蛋壳可贵的价值，把两只空蛋壳当作水桶，把一只当作灯笼，我在小时候就是这样玩过的。但是，先生，我今年已经不是小孩子，我已经十九岁了，我已经懂得了理性和法则，但是什么东西能添补我的空虚呢，我想查看医学家的书本，他们都像一个混饭吃的教员一样。一到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就讲些非人类的语言，人类还保持一种原始的遗留，他们还存留一种对语言和文学的崇拜，野蛮人走到一个陌生的树林子里，要寻索地上横横直直的纹路，要听前前后后有什么从前没有听过的声音，假如有了非他们所熟习的，他们就梭巡不敢前进。据说诸葛亮很懂得野蛮人的心理，在他进兵那些落后民族的时候，他就作了许多可疑的声音，和可疑的足迹。在我们这时代，也还是一样，我们看了一篇人人都看不懂的文章，谁也不敢骂他一声“放屁”的，而秘密的兴起一种崇拜之感，自己觉得脸红，没有看懂那种深奥的文章该是何等的应该惭愧呀！我去找寻活字本，找寻教员，我尝试很多次，我差不多每次都带着羞耻回来，我羞耻我的理解力太差，我不理解他们语言里面到底包藏着一些什么。先生，由于我不能懂得他们的语言，这可以证明出来我神经的健全。但是由于我还是一个健康人，而且我堆在沙漠里，我才感到这样的痛苦。先生，我不能失去我的理智和判断力，我追求一种和谐的生活，